

歷史歧途中的日本

陳銘樞

八十年前，日本在東亞原也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弱小國家，只因美國軍艦的大砲轟開了日本的封建藩籬，從此日本就開始了她的幸運的歷史發展途程了。

明治維新（一八六八）以來，七十餘年中間，除了最近的數年以外，日本一直是一帆風順地走着她順利發展的道路。日本爲什麼會有這一段歷史的順境呢？歸根說來，可以概括爲這幾種原因。

第一，在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初期，東亞無一強國，歐人勢力雖已東來，但基礎尙未形穩固，在國際政治經濟的意義上說來，那時的東亞實在是一個充滿着自由發展之機運的地方，在它上面很容易崛起一個新起的強權。

第二，近世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脫離不掉海洋的孕育，日本爲一島國，地勢優良，地理的條件使日本易於有在海洋上發展的機會。

第三，當時在東方力量最大屬地最多的是英國，但那時英國對於日本的興起不但不懷恐懼，並且力加扶助，想拉住日本作朋友以爲保護其遠東屬地之一助，這就是英日同盟之由來，因此日本才能戰勝清廷和帝俄，奠定國基。日本的強大可以說是大英帝國的庇護下長成的。

這種時間空間的條件，是日本之所以有今日之地位的重要原因。這是歷史所給予日本的幸運。

不過，日本也有其不幸的遭際。日本的興起，爲時太遲，歐洲諸國的向外發展，盛於十七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後半期，世界殖民地的劃分，大體已

經完成，等到日本日漸強大起來的時候，睜眼一看，世界各地都早已有了主人，不但遙遠的非洲、美洲與夫西亞等地無復插足餘地，就是鄰近的南洋羣島、西伯利亞這些地方也都不容分一杯羹，無已，只有從中國手中搶去臺灣和朝鮮，打敗沙俄而取得南滿洲的勢力範圍而已。這當然填不滿新興日本財閥與軍人的慾壑，因此，乘機向外發展是日本統治階級所夢寐不忘的國策。

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便患着嚴重的先天不足的病症。例如煤鐵是現代工業的骨幹，日本對於這種重要原料就非常缺乏，其他如棉花、橡皮等等原料都需大量地從外國進口，而爲近代軍火動力之源的石油，日本所產也至爲有限，主要是靠美國的供給。還有日本地小土瘠，農業生產的力量異常不足，每年若不能從國外獲得大宗糧食的供應，民食方面也會發生恐慌。總之，在中日戰爭爆發以前的時期，日本國力雖然是相當強，但並不富，可以稱之爲一個貧強國家。

在我們地大物博而國防毫無門戶洞開的國家鄰近，存在着這樣一個國貧力強野心勃勃的日本，這是我們的大不幸！

日本既貧且強，當然要力圖向外發展，搶奪殖民地。她的向外發展路線，可以有兩條：一是北向跳上亞洲大陸，向大陸內地深入擴展，這便是所謂大陸政策，日本劫奪朝鮮，即其大陸政策實行的開始，朝鮮是日本自海入陸的橋樑，其後收南滿洲爲其勢力範圍，一九一八「後直接攫取滿洲熱河成立偽「滿洲國」，都算是大陸政策更具體的推進。另一是南向闖入南洋，爭奪

119488

歐美列強在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上次歐戰後德國崩潰，日本投機成功，聯委任其代管南太平洋上舊德屬加洛林羣島，可算給予了她海洋發展一部分的滿足，但自然，日本軍閥是不會知足而止的，今日的第二次歐戰期中，正供給她一個全力南進的機會。

日本的這種「大陸政策」與「海洋政策」，北進與南進，并不互相衝突，而實相輔相成，因為陸進海進都是日本野心軍閥夢想征服世界的不可缺少的步驟。然而不論她陸進也好，海進也好，她必須首先征服中國，以奠定她向外侵略的根基。這就是有名的田中奏摺中所說的「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道理。所以滅亡中國，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實在是他們所應採取的中心國策，是他們國家的唯一出路，是他們國家向外發展稱霸世界的一個重大步驟。我們普通總以為只有日本少數的野心少壯軍人才有滅我中國的妄念陰謀，至於日本一般的政治家、金融家、實業家、文化界人士等等，總可比較溫和，其實這祇是一種幻想而已，我們祇要看日本自由派的先輩板垣退之助是征韓論的發起人，所謂憲政先驅大隈重信是二十一條的提出者，中日戰事爆發後，菊池寬、佐藤春夫乃至林房雄之流，都立刻搖旗吶喊做起軍閥的號角來，可知日本的一切國民很少例外地都一致具有滅亡我國的狂妄信念。

日本人的這種滅亡我國的野心，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講，自也有其理由。第一，我國擁有豐富的物產與龐大的人力，足以供其利用作征服世界之資本；第二，日本若能完全控制了我國，則已雄據於大亞大陸之上，取得極其有利的戰略地位，北可以攻掠西伯利亞，逐俄人出亞洲，南可以問鼎南洋，打擊英美海軍，樹立日本在西太平洋上的霸權。這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盤，基於這樣的動機，日本乃不惜於二十六年「七七」發動對我的全面侵略戰。

根據現在的世界情勢來評述中日戰爭之爆發所及於中日兩國今後之發展實的影響，可見二十六年的下半年這一段時間對於中日兩國今後之發展實具有嚴重的歷史意義。日閥當時自然不能預見會與我們作這樣長久的生死搏鬥，他們的本意是只不過派遣幾個師團的少數兵力，花上兩三個月的短促時間，像作一次輕鬆的軍事遊戲似的，就可把中國拿到手中，向使日閥

的這種意願當真能夠如願以償，則在過去這數年內他們必會以中國人民的血肉補強他們先天柔弱的身軀，那末，在今日這個國際局勢震撼不寧的情勢下，日閥該可以如何兩面投機，左右逢源，然而感謝我們領袖英明的領導，感謝我們將士英勇的作戰，感謝我們全國民衆對於抗建國策的一致支持，竟使日本的這種黃金美夢完全粉碎了。我們的堅持抗戰，不但奠定了我國復興的百世大業，並且也毀滅了日本的美滿前途，換言之，我們的抗戰改變了世界的局勢，創造了未來的歷史新頁。

三

日本自從發動對我的侵略戰後，數年以來，其外交政策的運用與其國際關係的演變，在這裡可以作一簡略的檢討。

日本的外交是一種二元的外交，即所謂軍部外交與霞關外交是也。其主要的特點，前者是主張不顧一切的硬幹，後者則多少顧到國際關係中的利害，而企圖分別施以調和籠絡之術，然而我們應注意他們的這種二元外交是並不彼此互相衝突，而且勿寧是相得益彰的。日本因為有了這樣的二元外交，所以一方面既可以不失去進取的機會，他方面又可以保留與各國迴旋週轉的餘地。例如在「七七」事變爆發前日本對於我國的交涉，完全是用二面威逼一面交涉的敲詐手段，軍人與外交官密切勾結，硬硬兼施，有時軍人以武力作外交官進行談判的後盾，有時外交官以喉舌為軍人造成的既成事實作辯解或要挾，相互為用，著實也得到過相當的效果。

日本對於我國的外交運用可謂比較單純，手段不外威逼誘脅，以求獲取某種利益為目的。然對於歐美各國的外交關係則相當複雜，故其外交政策常左右搖擺不定，顯得沒有固定主張。日本自從一九三六年與德義簽訂反共公約後，即與德義諸國結上不解之緣，表面上是以反共反蘇作號召，實際上就是將懷有侵略野心的國家團結在一起，互為聲援，以有節奏性的行動在世界的各角落尋找事端，從事擴充領土與勢力。但是日本在經濟上依存英美——尤以美國為甚——的程度甚大，故亦須顧及與英美國交之融

洽。然而英美是反對侵略，主張維持世界現狀的，這顯然與日本的胃口不合。在這里就存在着日本外交的矛盾與苦悶。這在前年九月歐戰發生以前，情形尚不顯著，到了歐戰爆發後，日本有一時期曾十足顯出沉着觀變自重身價的姿態，這一方面表示日本居心叵測，乘機取利的野心，另一方面也表示他們徘徊觀望莫能決策的苦悶。（自然，這時中國的堅持抗戰拖住日本使不得動彈，對於日本的行動是有極大影響的。）然而日本是不能常此觀望的，世局迫使她必須態度鮮明起來。到了去年九月二十七日，日本與德義在柏林簽訂三國軍事同盟，互相承認彼等之所謂「歐洲新秩序」與「大東亞新秩序」，至是，日本的態度才公開地有了大體決定。我們說他是「大體」決定，因為在三國同盟簽訂後，日本仍不放棄其投機取巧的心理，還在做出企圖與美蘇改善邦交的姿態，派野村與建川到華盛頓，莫斯科去施盡感手腕。到了今年的春間，松岡還親自出馬遊歐，與蘇聯簽訂中立條約而歸。日本既已投靠希特勒，卻又不敢明目張膽與英美作戰，既已高唱反共反蘇，卻又視顏與蘇聯訂立友好條約表面看來是她的舉動矛盾離奇，實際上就反映出她本身投機心切而力量有限，正在徘徊歧途，一肚子苦悶地找不到出路。

四

正在這日本政策徘徊歧路搖擺不定的時候，蘇德戰爭突然爆發了，這更增加了日本內心的彷徨。東條英機說日本正彷徨於其命運的十字街頭，確是發自內心的老實話。

蘇德戰爭爆發後世界大局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英蘇美蘇間關係之急劇好轉，英美與蘇聯之間原是存在着不易連接的相當距離的，然而這距離因蘇德戰爭之發作而消滅於一旦了。英美與蘇聯間過去之不合作原是反侵略戰線中極可遺憾的事，這使我國的外交在許多方面也甚感難處，然而今後將不會再有這種困難了。今後的趨勢很明顯地是中英美蘇四大反

侵略國家密切合作，建立共同的反侵略戰線。

然則日本的行動將如何呢？日本既已投靠希特勒，則其國運早定，必須始終跟着希特勒走，與軸心共存亡。日本目前對於蘇德戰爭尙在十字街頭彷徨觀望，然而這種觀望時期必不能很長久，日本終必捲入戰渦，助德攻蘇。日本軍人與財閥向爲反蘇之死硬派，前此對蘇聯之所以暫時採取溫和態度者，不過一時權宜之計，欲暫解除其北顧之憂，以便利其迅速解決「中國事變」或放手南進耳，今見蘇德戰起，有機可乘，豈能不思蠢動？且目前希特勒必強力慫恿日本侵蘇以助其迅速獲勝，日本若不能應命，豈不會見棄於軸心？日本目前國際地位已陷孤立，若更失歡於其靠山，則還能有前途麼？凡此諸點，都必然迫使日本終會上參戰之路。

然則日本參加了侵蘇戰爭，會有前途麼？日本的參戰必然會引起英美海軍在太平洋上的積極行動，名符其實的世界大戰終必實現。在這世界大戰中，若德國潰敗，其東方小伙伴的日本自不能獨存，即使德獲勝，亦不過在歐洲方面樹立了她的霸權，遠東的日本仍然可以粉碎在英美海軍與中蘇陸軍的夾攻之下，因爲德國的力量對於日本是遠水難救近火的。

所以無論從那一方面看，日本終究是沒有前途的，此之所以使日本的陸相喊出了「日本正彷徨於其命運的十字街頭」之哀聲。是的，日本現正在其歷史的歧途中彷徨觀望，苦悶已極，而且這歧途的無論那一條路都是荆棘叢生，黑暗可怕，毫無光明之希望的。這將是日本建國以來所遭遇的最大的悲劇。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向就一帆風順走着順利發展的道路，沒有遇到過挫折，終於成爲亞洲方面的頭等強國，其前途本可以是極其光明的。然而由於其野心軍人的侵略性成不自量力，妄自發動侵華戰爭，將數十年所存之國力一概消耗於我廣大國土之上而不能自拔，終致自毀其國運，走上毀滅的道路，這使我們雖爲日本之敵國，也深爲之惋惜不置。然這在現在已經成了日本的注宿命重任何人都沒有挽救的力量。